

中華文史論叢

COLLECTIONS OF ESSAYS
ON CHINESE
LITERATURE AND HISTORY

第 60 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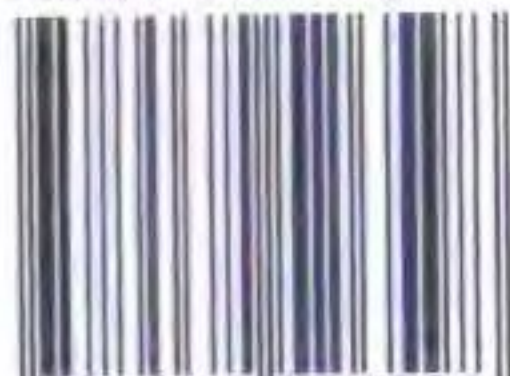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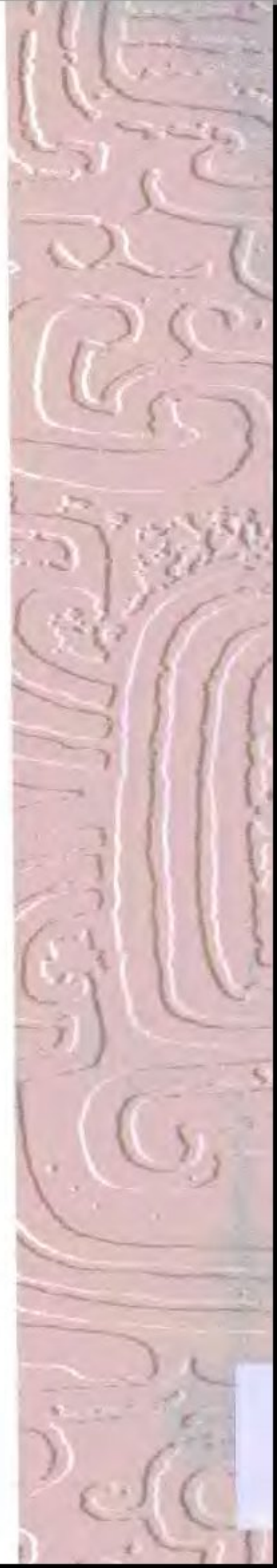
COLLECTIONS OF ESSAYS
ON CHINESE
LITERATURE AND HISTORY

Z-346 定價: 15.00 元

ISBN 7-5325-2659-3



9 787532 526598 >



918

K 207

Q42a1

中華文史論叢

第六十輯

錢伯城 主編
李國章



A0918446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常務編輯：張曉敏

執行編輯：谷 玉

呂 健

助理編輯：秦志華

編輯部地址：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

上海古籍出版社內

郵編：200020

中華文史論叢

(第六十輯)

錢伯城 主編
李國章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2659-3

Z·346 定價：15.00 元

句芒、高禖、防風、飛廉考 ——風神篇

丁 山 遺作

一 論風神古名箕星或曰飛廉

《周易·說卦傳》曰：“巽爲風。”又曰：“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爲言者也。動萬物者莫疾乎雷，撓萬物者莫疾乎風。”風之爲物，《莊子》盡之矣。《齊物論》曰：

大塊噫氣，其名爲風。是唯無作，作則萬竅怒呿。而獨不聞之寥寥乎？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圍之竅穴，似鼻，似口，似耳，似枅，似圈，似臼，似洼者，似污者，激者，謫者，叱者，吸者，叫者，譟者，突者，咬者，前者唱于，而隨者唱喁。泠風則小和，飄風則大和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。

厲風者，烈風也。厲，一作荔。《山海經·北山經》：“鎔于毋逢之山，北望惟號之山，其風如荔。”郭《注》：“荔，急風貌。或云，飄風也。”《詩·檜風》“匪風飄兮，匪車嘌兮”，毛《傳》“迴風爲飄”，又《大雅》“有卷者阿，飄風自南”，傳亦謂“飄風，迴風也”。迴風也，荔風也，由《莊子》言皆作于大塊之噫氣。而《水經》“河水又南過

河東北屈縣西”，《注》則謂：“北屈縣故城西四十里有風山，上有穴，如輪，風氣蕭瑟，習常不止。當其衝飄也，略無生艸，蓋常不定，衆風之門故也。”衆風之門，由《水經注》言，在北屈縣風山，《山海經》則又謂：

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鞠陵于天，東極離瞽，日月所出，名曰折舟。東方曰折，來風曰俊，處東極以出入風。（《大荒東經》）

有女和月母之國，有人名曰臯。北方曰臯，來之風曰狹，是處東極隅，以止日月，使無相間出沒，司其短長。（同上篇）

南海渚中，有神名因因乎。南方曰因乎，來風曰乎民，處南極以出入風。（《大荒南經》）

有國名曰淑士，……有人名曰石夸，來風曰韋，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。（《大荒西經》）

鍾山之神，名曰燭陰，吹爲冬，呼爲夏，不飲，不食，不息，息爲風。（《海外北經》）

以爲來風之神不一，東方曰俊，南方曰乎民，西方曰韋，北方曰臯，一曰燭陰。四方風神，《周官》總謂之“飗師”，周秦以來，謂之“風伯”。

《周官·大宗伯》以橛燎祀飗師雨師。鄭《注》：“風師，箕也。雨師，畢也。”《淮南·原道》令雨師灑道，使風伯埽塵。高《注》亦曰：“雨師，畢星也。《詩》云：月麗于畢，俾滂沱矣。風伯，箕星，月麗于箕風揚沙。”按：月麗于箕，說出《春秋緯》（《詩·巷伯·正義》引），而月麗于畢則見于《詩·漸漸之石》。證之《洪範》云：“星有好風，星有好雨，月之從星，則以風雨。”馬融《書注》云：“箕

星好風，畢星好雨。”（《史記·宋世家·正義》引）又，石氏《星經》云：“箕，大星，一名風星，月宿之，必有大風。”（《開元占經》引）則風伯之爲箕星，似爲我國最古傳說。顧《漢書·郊祀志》云：“秦并天下，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，可得而序也。而雍有日月參辰二十八宿風伯雨師之屬。”顏師古《注》則謂：“風伯，飛廉也。雨師，屏翳也，一曰屏號。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，雨師畢星也。此志既言二十八宿，又有風伯雨師，則知非箕，畢也。”更驗以《韓非·十過》云：“風伯進掃，雨師灑道。”《楚辭·九歌·大司命》云：“令飄風兮先驅，使凍雨兮灑塵。”在《離騷》及《遠遊》俱謂：“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。”王逸《注》云：“飛廉，風伯也。”洪氏《補注》亦曰：“《呂氏春秋》曰，風師曰飛廉。應劭曰：飛廉，神禽，能致風氣。”按：今本《風俗通·祀典篇》雖無神禽之說，其風伯條，正引《楚辭說》云：“飛廉，風伯也。”則晚周傳說，固又謂風伯名飛廉矣。

二 論飛廉一名費中，急言爲風

《孟子·滕文公》：“周公相武王，誅紂，伐奄，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。”趙歧《注》：“飛廉，紂諛臣。”《荀子·成相》：“世之災，妬賢能，飛廉知政任惡來，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。”由儒家傳說考之，飛廉，誠紂矢惡之臣也。但《墨子·耕柱》則謂：“昔者夏后啟（今本作開）使飛廉（飛，今本作蜚）。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。鼎成，四足而方，不炊而自烹，不舉而自藏，不遷而自行，以祭于昆吾之虛。”以飛廉爲夏后啟之臣，《史記·秦本紀》又以

飛廉爲秦祖云：

帝顓頊之苗裔，孫曰女脩。女脩織，玄鳥隕卵，女脩吞之，生大業。大業生大費，是爲柏翳。大費生子二人，一曰大廉，實鳥俗氏；二曰若木，實費氏。大廉玄孫曰孟戲、中衍，鳥身，人言。帝太戊聞而卜之，使御吉，遂致使御而妻之。中衍之後，遂世有功，以佐殷國；故嬴姓多顯，遂爲諸侯。其玄孫曰中湏，在西戎，保西垂，生蜚廉。蜚廉生惡來。惡來有力，蜚廉善走，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。周武王之伐紂，并殺惡來。是時，蜚廉爲紂石北方，還，無所報。爲壇霍太山，而報得石棺。銘曰帝令處父，不與殷亂，賜爾石棺以華氏。死，遂葬霍太山。蜚廉復有子曰季勝，生孟增。孟增幸于周成王，是爲宅皋狼。皋狼生衡父。衡父生造父，幸于周繆王。……

《趙世家》說略相同。譙周《古史考》于帝賜蜚廉石棺事，深所不信（《索隱》引）。按：《秦本紀》明言“文公十三年，初有史以紀事”；而《秦紀》傳秦代史實，亦但託始襄公（見《始皇本紀》後），則襄公以前，秦之世系，純系神話，蜚廉亦神話中人物。

飛廉鑄鼎於昆吾，他書無徵，疑涉昆吾作陶鑄劍之說而誤。若蜚廉善走，說則見於《淮南子》。其《俶真》曰：“騎蜚廉而從敦圜，馳於方外，休乎宇內。”高《注》：“蜚廉，獸名，長毛，有翼。”獸亦禽也。此善走之獸，當即應劭所謂“神禽”。其在《北山經》則謂之山獬云：“獄法之山，有獸焉，其狀如犬，而人面，善投，見人則笑，其名山獬，其行如風。見則天下大風。”山獬，《海內北經》又謂之騶吾云：“林氏國，有珍獸，大若虎，五采畢具，尾長于身，名曰騶吾。乘之，日行千里。”《中山經》又謂之聞豸云：“凡

山，有獸焉，其狀如彘，黃身，白頭白尾，名曰聞鱗。見則天下大風。”獬音近蜚，鱗音近廉，騶吾音近處父，竊謂蜚廉即山獬聞鱗之合音，處父亦騶吾之音轉，蜚廉善走當演自騶吾日行千里神話；而獬鱗見則天下大風，實爲大風之先徵，飛廉故又擅風神之名。

紂之亡，據《荀子·成相》及《史記》言，亡于飛廉、惡來也。《墨子·明鬼》則謂：“昔者紂貴爲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有勇力之人，費中、惡來、崇侯虎指寡殺人。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，與殷人戰乎牧之野，禽費中、惡來。”崇侯虎見于卜辭，而費中、惡來無考，竊謂費中即風字緩言，猶筆，緩言爲不聿，鄒，緩言爲邾婁。風，《說文》謂：“從蟲，凡聲。”凡，古讀“扶音切”，與廉同部；風，疑亦“飛廉”之合音。飛廉合音爲凡，費中合音爲風。《莊子·秋水》：“夔謂蚘曰，吾從一足踰蹕而行，予無如矣，今子之使萬足，奈何？蚘謂蛇曰，吾以衆足行，而不若子之無足，何也？蛇謂風曰，予動吾脊脅而行，則有似也。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，蓬蓬然入于南海，而似無有，何也？風曰，我之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，然而指我則勝我，鱗我亦勝我。雖然，夫折大木，蜚大屋者，唯我能也。”風本無體，而行速于蛇，則“飛廉善走”，正是風行疾速之寓言；《離騷》所謂“後飛廉使奔屬”，亦言使風催其後以速其行，非如後儒言“乘風”，《淮南》言“騎蜚廉”也。

飛廉之爲秦祖，蓋亦演自御馬故事。《史記》言，蜚廉之祖孟戲中衍爲殷帝太戊御，遂有世功。蜚廉之孫造父亦以善御，幸于周繆王。證之《穆天子傳》云“天子之御，造父三百耿脩苟及曰，天子是與出□入藪，田獵釣弋”，《荀子·解蔽》云“造父精于御”，造父誠爲穆王之御。顧甘石《星經》則謂：“造父五星，在傳舍南，

主御女之官，則馬貴。”其星狀作𠂔，正《天官書》所謂“漢中四星曰天駟，旁一星曰王良，王良策馬，車騎滿野也”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。良不可，曰吾爲之範，我馳驅，終日不獲一；爲之詭遇，一朝而獲十；《詩》云：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，我不貫與小人乘。”趙《注》：“王良，善御者也。”《淮南·覽冥》：“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，上車攝轡，馬爲整齊而斂諧，投足調均，勞逸若一。”高《注》：“王良，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。所謂御良也。爲趙簡子御，死而託精于天駟星，天文有王良星是也。”哀二年《左傳》：“郵無恤御簡子。”杜《注》則謂：“郵無恤，王良也。”孔氏《正義》云：“下云，子良授綏，是也。”王良後于造父者四五百載，以血統言，王良又爲造父苗裔。子不先父，文武不先不窟，則《天官書》之王良，宜以造父爲其初名，造父善御故事，既演自天文神話；則飛廉之爲風神，疑亦與星空有關。馬融注《洪範》謂“箕星好風。”考之《天官書》云：“箕爲敖客，曰口舌。軫爲車，主風。”箕主口舌，此《小雅·大東》所謂“維南有箕，載翕其舌”也。若，軫宿主風，則維《洪範》“星有好風，”可以解之。軫何以好風？宋均云：“軫與巽同位，爲風，車動行疾似之也。”車動風生，正《離騷》所謂“後飛廉使奔屬”也。飛廉奔屬與造父善御既爲一貫事實，則《秦本紀》所傳襄公以前之人物，若太費，太廉、費昌、孟戲、仲衍、蜚廉、造父等，非天空之神御，即速御之風神；其反映之史實，則秦襄公未攻戎救周列爲諸侯時，固一游牧爲生之西戎民族也。

三 論禹戮防風氏與周公驅飛廉同爲寧風寓言

秦祖飛廉。飛廉既爲風神，周公如何驅于海隅而戮之？曰，是可以禹戮防風氏故事解之。《魯語》：

吳伐越，墮會稽，獲骨焉，節專車。吳子使來好聘，且問之仲尼，曰：敢問骨何爲大？

仲尼曰：丘聞之，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，防風氏後至，禹殺而戮之，其骨節專車，此爲大矣。

客曰：防風，何守也？

仲尼曰：汪芒氏之君也，守封嵎之山者也。爲漆姓。在虞、夏、商爲汪芒氏，于周爲長狄，今爲大人。

長狄之名，頗著于《春秋》。文十一年《經》：“冬，叔孫得臣敗狄于鹹。”《穀梁傳》曰：“長狄也。弟兄三人，佚宕中國，瓦石不能害。叔孫得臣，最善射者也，射其目，身橫九畝，斷其首而載之，眉見于軾。”范寧《集解》：“廣一步、長百步，爲一畝。九畝，五丈四尺。”身長五丈四尺，宜得謂之長人。《天問》：“何所不死？長人何守？”王逸《注》謂，長人即長狄，亦即防風氏，是也。防風氏骨節專車，考之《春秋》所傳長狄故事，宜若可信。

長狄，在《左傳》則又謂之鄭瞞云：

鄭瞞侵齊，遂伐我。公卜，使叔孫得臣追之，吉。冬，敗狄于鹹，獲長狄僑如。富父終甥搥其喉，以戈殺之，埋其首於子駒之門，以命宣伯。

初，宋武公之世，鄭瞞伐宋。司徒皇父禦之，以敗狄于

長丘，獲長狄緣斯，皇父之二子死焉。宋公於是以門賞彫班，使食其征，謂之彫門。

晉之滅潞也，獲僑如之弟焚如。

齊襄公之二年，鄭瞞伐齊，齊王子戌父獲其弟榮如，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。衛人獲其弟簡如。鄭瞞由是遂亡。
(文十一年《傳》)

按：晉人滅潞，在魯宣十五年(公元前 696 年)《春秋》謂之“赤狄潞氏”。齊襄二年，爲魯桓十六年(公元前 594 年)。自魯桓十六至于宣公十五年，凡百有餘歲，即謂榮如爲兄，僑如爲弟，于情猶嫌未允。洪亮吉《左傳詁》嘗疑齊襄爲惠公傳寫之誤是也。《史記·齊世家》惠公二年，長翟來，王子戌父攻殺之，埋其首于北門。齊惠二年，爲魯宣二年，正在魯殺僑如之後，晉人滅潞之前，榮如宜爲僑如之弟。僑如弟兄，身橫九畝，壽可不死，即《天問》云何所不死，就春秋時代傳聞，長狄爲人，已充滿神話意味。而魯人殺僑如埋其首于子駒之門；齊人殺榮如，埋其首于周首北門；宋人殺緣斯遂名其城門曰彫，以亦埋其首于彫門；獲長狄者必埋其首，杜預注《左傳》謂：“骨節非常，恐後世怪之，故詳其處。”余謂，埋其首，所以寧風也。《爾雅·釋天》：“祭風曰磔。”郭《注》：“今俗當大道中磔狗，云以止風，此其象。”《史記·封禪書》則謂：“秦德公既立，作伏祠，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。”何謂蠱？僖十五年《左傳》云：“蠱之貞，風也。”昭元年《傳》亦曰：“淫溺惑亂之所生也。於文，皿蟲爲蠱，穀之飛亦曰蠱。在《周易》，女惑男，風落山，謂之《蠱》，皆同物也。”是風災蟲災皆謂之蠱，磔狗禦蠱，即以禦風。禦風者磔狗於邑四門，獲長狄者亦埋其首於城門，是長狄之首與狗頭同。《史記·趙世家》：“簡子夢帝屬我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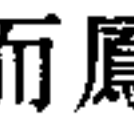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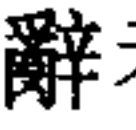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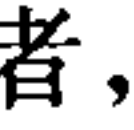
翟犬曰，及而子之壯也，以賜之。當道者曰，翟犬者，代之先也。主君之子，且必有代。”代當爲狄，即狄本字，意晚周士大夫盛傳狄爲犬戎之族，故齊魯各國皆以長狄之首代磔犬。若然，長狄之爲防風，亦可擬爲風神。防風之爲風神，尚可以諄芒遇苑風之喻言解之。《莊子·天地》：“諄芒將東之大壑，遇苑風於東海之濱。”《釋文》：“苑，本亦作宛。諄芒，或云霧氣也。苑風，一云扶搖，大風也。”證之《大荒東經》云：“北方曰颺，來之風曰狹。”苑風宜即北方風神曰颺。颺汪一聲之轉，與防聲紐亦近。則汪芒氏之名防風，猶《莊子》言諄芒東遇苑風。禹戮防風，與周公誅飛廉，以民族言，宜即攻伐長狄；以神話言，則皆磔狗禦風之寓言。

鄭瞞，《說文》云：“北方長狄國也。在夏爲防風氏，在殷爲汪芒氏，異於仲尼所謂在虞、夏、商爲汪芒氏，于周爲長狄。”余謂，鄭瞞即汪芒之異譯。

四 論汪芒即句芒，句芒爲木正，即鳳鳥氏爲歷正

何以知汪芒、諄芒皆風神耶？是其說在“句芒”。

《明堂·月令》：“春月，其帝太皞，其神句芒。”鄭玄云：“句芒，少皞氏之子，重爲木官。”（《禮記注》）此承昭廿九年《左傳》蔡墨說社稷五祀來歷云“木正曰句芒，少皞氏有四叔，使重爲句芒”爲文也。木正，在《楚語》則又謂之南正，云：“顓頊氏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。”是重即重黎，又異於蔡墨所謂少皞氏子也。重，《說文》云：“厚也，從壬東聲。”其在金文鍾字偏傍，實與童字無別。童，《毛公鼎銘》作,《番生殷銘》則省土作

鳥也，飲食自然，自歌自舞，見則天下安寧。”鳳鳥身具五德，聖人以爲瑞。孔子曰：“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”（見《論語·子罕》）是其徵也。少皞氏立，而有鳳鳥之祥，宜其以鳳名官矣。鳳，古文作、，《說文》所謂：“神鳥也。鳳飛，羣鳥從以萬數，故以爲朋黨字。”而鳳之見于卜辭者，則作（《藏龜》五五葉）、（《前編》二第卅葉）、（《前編》四第四三葉）、（同上）、 （《後編》上卅一葉）、（《後編》下卅六葉）、（《後編》下卅九葉）。王國維曰：“卜辭中屢云，其遘大鳳，即其遘大風。《周禮·大宗伯》風師作觀師，而卜辭作鳳，二字甚相似。”（詳《殷虛書契考釋》）則所謂“鳳鳥氏爲歷正”，即風氏爲歷正，省稱即爲“風正”。少皞氏以風名官，則“木正曰句芒”，“木正”當爲“風正”。句芒晚周以來所謂木德之神者，實爲風神傳說之誤。知句芒即風神也，則諄芒之遇苑風，汪芒氏君之名防風，皆可確信其爲風神。

《月令》：“季春之月，生氣方盛，陽氣發泄，句者畢出，萌者盡達。”說者以爲句芒名誼，即象物在春初，句屈而有芒角形。如《五虎通·五行》云：“句芒者，物之始生，其精青龍，芒之言萌也。”余謂句讀如句吳、句踐、句亶王、句甬之句，爲南國語言之發聲（詳韋昭《國語注》）芒則爲風之聲轉。《白虎通·八風》：“風之爲言萌也。”《賈子·大政》：“萌之爲言盲也。”《月令》：“仲秋之月，盲風至。”鄭《注》：“盲風，疾風也”。蔡邕《月令章句》：“秦人謂蓼風爲盲風。”盲防聲韻俱近；而宛盲亦聲紐古通；是知，禹所戮防風氏，蓋得名于盲風，《莊子》所謂苑風，與《大荒經》所謂臯，亦皆防風之語譌，句芒之爲風神，又不獨《白虎通》風芒俱訓爲萌之足證也。

句芒何又謂之汪芒？可以句望一名句注解之。《淮南·俶真》：“飛狐句望之險，不能難也。”高《注》：“句望，在鴈門。”莊逵吉《校》云：“按，句望，今《漢書·地理志》作句注。以範考之，注應即汪字也。古汪字作汪，注字作注，後人但識注，不識古字注，因之傳訛。”余謂汪芒即望芒，急言之曰芒，南國語增發聲，遂爲句芒。故以汪芒證句芒，知句芒之最初神格與飛廉同，即防風氏。

五 論句芒面方，象風之有四方，其鳥身得名于鳳

風，卜辭假鳳爲之。《淮南·覽冥》：“鳳皇之翔，至德也。雷霆不作，風雨不興，川谷不澹，艸木不搖；而燕雀佼之，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。逕至其曾逝萬仞之上，翱翔四海之外，過昆侖之疏圃，飲砥柱之湍瀨，遭迴蒙汜之渚，徜徉冀州之際，經躡都廣，入日抑節，羽翼羽水，暮宿風穴；當此之時，鴻鵠鵠鶴，莫不憚驚伏竄，注喙江裔，又況直燕雀之類乎？”《說文》於“羽翼羽水暮宿風穴”下，更云：“見則天下安寧。”是以鳳鳥之至，自古傳爲神瑞。《墨子·明鬼》：

昔者鄭穆公當晝，日中處乎廟，有神，入門而左，鳥身，素服三絕，面狀正方。穆公見，乃恐懼，奔。神曰，無懼！帝享汝明德，使予錫汝壽十年有九；使若國家蕃昌，子孫茂，毋失。穆公再拜稽首，曰，敢問明神？曰，予爲句芒。

句芒畫像，爲“鳥身，面狀正方”。《海外東經》亦謂：“東方，句芒，鳥身，人面，乘兩龍。”句芒鳥身，當由鳳鳥神話演來；其面狀正

方，則疑出印度古代神話。《正法念處經》：“北不調聲洲，形方，人面亦方。”此不調聲洲依實際地理觀察，指今喜馬拉亞山（即大雪山）以北各地，甘肅、新疆亦在其內。今之甘肅為古代秦人發祥地。秦人面貌如何？茲不暇詳。所可注意者，今本《墨子》謂鄭穆公夢句芒，郭璞注《山海經》引《墨子》則作秦穆公。證之宣三年《左傳》言鄭穆之生，雖有夢蘭之兆，然而，蘭非上帝也。在《封禪書》則云：“秦繆公病，卧，五日不寤。寤乃言，夢見上帝。上帝命繆公平晉亂，史書而記，藏之府；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。”則夢句芒者，決惟秦繆，非鄭穆。“句芒面正方”，未始不可演自“不調聲洲人面亦方”⁴傳說。不然，則風向不同，古但有四，《爾雅·釋天》所謂“南風謂之飢風，東風謂之谷風，北風謂之涼風，西風謂之泰風”是也。此四風也，具見於《三百篇》，⁵為先民相沿古說。至《呂覽·有始》於四方風名外益以四隅曰“東北曰炎風，東南曰薰風，西南曰淒風，西北曰厲風”；于是焉有八風。隱五年《左傳》云：“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。”《樂記》云：“八風從律而不姦。”八風後于四方；故句芒畫像，古人傳說為“面狀正方”。且，方孳乳為放。《釋名釋天》：“青徐言風，馭口開脣，推氣言之。風，放也，氣放散也。”僖四年《左傳》：“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。”服虔《注》亦曰：“風，放也，牝牡相誘謂之風。”則風放一聲之轉，“句芒面狀正方”，或亦演自風之語根為放。卜辭𠂔字，常于鳳形旁從日，旁亦從之。《禮記·聘儀》：“孚尹旁達。”《疏》云：“旁者，四面之謂也。”《周髀算經》：“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萬里”。《注》云：“四旁，猶四極也。”則鳳所以從日，即四方初文。矩方而規圓，《淮南·天文》謂“句芒執規而治春”，規疑當為矩。句芒執矩，疑亦演自“面方”神話。句芒入夢，秦穆延壽十九年，